

Geburt der Tragodie

悲劇的誕生

悲劇哲學家

尼采著 劉崎譯





新潮文庫 45

尼采著
劉崎譯

悲劇的誕生

志文出版社印行

悲劇的誕生

新潮文庫 45

原著者	尼	采					
譯者	劉	崎					
發行人	張	清	吉				
出版者	志	文	出	版	社		
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 0 0 6 1 6 3—8 號						
電話	八	七	一	九	一	四	一
	八	七	一	九	一	五	一
初版	六 十 年 三 月						
三版	七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法律顧問	林	金	發	律	師		

定價 65 元

(缺頁或裝釘錯誤隨時可調換)



德國音樂家：華格納



沉思中的尼采(Nietzsche) 1882年攝



酒神：戴奧尼索斯 Dionvsos



太陽神：阿波羅 Apollo

譯者序

悲劇的誕生一書是尼采早期的著作，也是一部半學術性半創作性的著作。說它是學術性的，因為它是尼采研究古典語言學的成果，說它是創作性的，因為它雖以希臘三大悲劇詩人的作品和希臘宗教神話歷史作依據，却有尼采自己獨到的見解，甚至以希臘悲劇精神的盛衰來解釋希臘文化現象，而竟然一反傳統學人對蘇格拉底之尊重而把他看作墮落的哲學家，把他看作使西方文化缺乏生命力量的罪魁禍首。

希臘民族原是一個悲觀厭世的民族。森林之神息倫納斯(Silenus)的話可以充分表現出這一點。當米達斯國王在林間追到息倫納斯時，他問他一個問題，就是問他認為人間最好的東西是什麼，息倫納斯最先不回答他，後來經不起米達斯王的一再催促，他才嘆息着說：「你們這些朝生暮死的可憐的人們，你們為什麼一定逼我說出那些你們最好不要聽到的話呢？告訴你們，人類最好的事是不要出生，次好的事是趕快去死。」息倫納斯這些智慧的話以及普羅米修斯和伊底帕斯的悲慘命運，處處表現着希臘人對生命的悲嘆。但是什麼力量使希臘人從悲觀厭世的民族一變

而爲充滿活力的樂觀民族呢？

這個力量是希臘悲劇所帶來的悲劇精神。希臘悲劇如何產生的呢？悲劇精神是什麼呢？悲劇感是什麼呢？這就是尼采在本書所要探討的問題。希臘悲劇來自於希臘的兩種自然的藝術傾向即阿波羅精神和戴奧尼索斯精神。阿波羅是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代表一種靜穆的美以及藉冷靜理智來觀察世界的一種精神。戴奧尼索斯是酒神，代表生命的活力。在藝術上說，前者代表一切造型藝術，而後者代表一切非造型藝術。希臘悲劇就是由這兩種藝術傾向形成的。當初兩種傾向各自發展，後來才結合在一起，於是，希臘悲劇便誕生了。

希臘悲劇既是阿波羅精神和戴奧尼索斯精神的結合，所以它美與力的綜合，阿波羅的夢幻世界與戴奧尼索斯的醉狂世界如今達到最高的合一，使它既有夢幻式美，又有醉狂式的力，於是希臘悲劇便產生了一種化腐朽爲神奇的力量。希臘人就是藉着這種悲劇的淨化力量，美化世界、美化人生，從而自悲觀主義裡面跳出來，重新肯定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原始的戴奧尼索斯精神，純粹代表一股生命的過剩力量，在希臘原始宗教儀典中所表現的醉狂現象，就是這種原始力量的具體化，它不受任何限制，所以它變爲放縱，變爲毫無節制的縱慾，而縱慾的結果則是痛苦。古代宗教祭典以後的狂歡，就是這種縱慾的表現。直到阿波羅的夢幻

賦戴奧尼索斯醉狂力量以美的形相以後，戴奧尼索斯的醉狂力量才獲得了節制。從此，阿波羅情態賦戴奧尼索斯情態以美的形相，而戴奧尼索斯情態則賦阿波羅情態以生命力。兩者相輔相成，最後達到兩者的合一，因而產生上述使希臘掙脫悲觀主義重新肯定生命的悲劇精神。

這裡，我們發現由過剩生命力所發生的痛苦現象，而由這種痛苦所產生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具積極性的悲觀主義，因為這種悲觀主義會產生積極的效果。尼采常說，樂觀主義的人是淺薄的人，但經由悲觀主義而產生的樂觀主義者，則是體驗過人生憂患以後重新肯定人生的人。一個有深度的人，當他最初接觸人生世界時，一定會發現這個世界是一個痛苦的世界，一定對人生世界產生悲觀的看法，如果他沉淪在悲觀主義裡面，他就會灰色頹廢。否則，如果他不沉淪在悲觀主義裡面而能跳出來的話，他就會重新肯定人生世界，對人生世界充滿樂觀的希望，這個時候的樂觀主義，不再是淺薄的樂觀主義，而是富於創造力的樂觀主義。孟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中國先賢所說的話，無非是表示這個意義。

無論是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如果缺乏悲劇精神或悲劇感，則這個人或這個民族就會頹廢或沒落。廿世紀是一個普遍缺乏悲劇感的時代，所以這個時代的墮落並不稀奇。但為什麼會普遍缺乏悲劇感呢？這有其歷史的原因的。這就是尼采所以罵蘇格拉底的理由。

希臘哲學到蘇格拉底時有一大轉變，蘇格拉底強調知識，也就是強調阿波羅精神中以冷靜理智觀察世界的一點。因此，尼采認為從蘇格拉底以後，希臘悲劇的精神喪失了，因為悲劇精神中的戴奧尼索斯精神被蘇格拉底理智的手扼殺了。剩下來的只有阿波羅的冷靜理智。此後，西方文化即走向純粹知性主義的道路，由於缺乏戴奧尼索斯生命的力，西方文化便顯得沒有血色了。在純粹知性主義文化之下，科學發達了，科學的發達帶來工藝的進步，工藝的進步，造成了今天的機械文明，生活在機械文明之下的現代人，崇尚功利主義，一切都講求現實近利，缺乏人生的理想，追求物質的享樂，而缺乏一種面對憂患而創造人生的精神。如果長此下去，這個世界將會失去它的生機。所以我們覺得廿世紀最需要的是重新激發一種悲劇感。尼采這部悲劇的誕生，如果純粹從歷史的眼光去看，也就是說如果純粹從事實的立場去看，它有很多缺點，因為許多地方與希臘古代事實並不完全相符，可是，如果從它強調悲劇精神的觀點上看，它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病，可以說是一付最好的藥劑。

譯者於一九六九年一月

目錄

- 一、譯者序……………一
- 二、批評的回顧……………一
- 三、悲劇誕生於音樂精神……………一七
- 四、尼采年譜……………一六三

批評的回顧

一

不論使這部問題作品之產生是什麼東西，但有一件事情可說是沒有問題的：即它所提出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和引人注意的，同時也完全是作者個人親身體驗到的。本書的寫作時期證實了上述事實。日期是從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的動亂時期。當衛茨戰役(Battle of Worth)的霹靂砲聲響遍了整個歐洲時，有一個喜歡精妙事物和難題謎語的人——即本書的作者——猷笨地苦惱地（也就是全神貫注地和心神超然地）坐在高山深處，寫下那奇詭而冷峻作品的大意，下面幾頁將用作本書遲來的前言或附錄。幾個禮拜以後，你可以在麥茨(Metz)城的牆垣下發現他，還在與他曾經置于所謂希臘人和希臘藝術的「光輝」之後的那個問號博鬥；直到最後，當和平出現于凡爾賽的那個令人深深焦慮的月份中時，他的內心才平靜了，更使他從戰場上帶回來的疾病也痊癒了，最後完成了「從音樂精神中誕生悲劇」。

——從音樂精神中誕生悲劇嗎？音樂和悲劇有關係嗎？希臘人與戲劇的音樂有關係嗎？希臘人與悲觀主義的藝術有關係嗎？關於希臘人，我們可以問：這個最優秀和完美的民族，這個完全清醒的，普遍被人羨慕的民族——竟然需要悲劇嗎？——或者說，他們需要藝術嗎？關於希臘藝術：則可以問它如何發揮作用，如何能發揮作用呢？

現在，讀者會懷疑我要把問號究竟放到什麼地方去。這問題是一個價值問題，是一個加諸生活上的價值問題。悲觀主義必然是墮落、歪曲、變弱本能的象徵，像表現于古代印度人以及我們現代歐洲人當中一樣的嗎？或者說，是不是有所謂堅強的悲觀主義呢？是不是有一種由于過份健康、生命巔峯而來的喜歡生命中艱苦的、可怕的、不定的、邪惡的東西的心靈傾向呢？或者說：生命力旺與感會不會帶來它自身所特有的一種苦痛如銳敏智力的孟浪、渴望遇到敵人（值得的敵人）以便證明它的力量，最後去體驗所謂害怕某種東西到底是什麼意義呢？當希臘人具有最大力量和勇氣的時期，悲劇神話對他們有什麼意義呢？而內含豐富的戴奧尼索斯精神，代表什麼意義呢？從這種精神中產生出來的悲劇又有什麼意義呢？

或者，我們可以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看它。那些顯示為悲劇的致命的影響力：蘇格拉底的倫理學、辯證法，純粹學者的節制和歡愉——是不是可以把這些東西，而非與它們相反的東

西·看作衰落、心力疲憊、不安的徵兆呢？看作那些在混亂瓦解狀態中所發現的本能之徵兆呢？或者說，後期「希臘人的光輝」，是否只是落日餘暉呢？或者說，伊壁鳩魯反對悲觀主義的心意，是否只是一個遭受痛苦的人所能運用的一種預防呢？至於所謂「無關私心的探討」(disinterested inquiry)：分析到最後，當我們把探討看作生命過程中的一種徵兆時，探討變成了什麼東西呢？對於一切探討的目的（或者說得更壞一點，探討的開始），我們要說些什麼呢？「探討的心靈」(inquiring mind)，可不可能只是那受到悲觀主義威脅而企圖擺脫悲觀主義的心理呢？能否只是一個面對真理而建立的靈巧的堡壘呢？如果我們以公正的態度來面對它，我們能否說它是某種怯懦和虛假的東西呢？或者，如果我們願意用非道德的方式來表示的話，能否說它是一種詭計呢？偉大的蘇格拉底，也許這是你的秘密？諷刺家當中最隱秘的諷刺家，這是不是你最深刻的諷刺呢？

二

接着，我開始抓住一個危險的問題——似乎抓住這個問題的重點——即學究式研究的問題。有人第一次在歷史上與學問事業相糾葛——這究竟是一個多麼令人討厭，多麼令人困擾的事情！

但這部表現我年青時勇氣和懷疑之結晶的作品，是一部令人不能忍受的作品；因為這種工作需要完全成熟的能力，所以它不可能是別的東西。由是這部書的產生是基於早熟的；完全個人的知見，幾乎是無法言傳的；是藉藝術（因為學術研究的問題不可能基於它本身的術語而討論的）上的術語而構思的，所以這部書是給藝術家們讀的，說得更正確一點，是給那些具有分析和反省傾向的藝術家們讀的，也就是給一種特殊藝術家讀的，這種藝術家是不易尋求的，也可能是不值得尋求的。在心理上說，這是一部新奇的書，充滿着藝術家的奧秘，從背景上說，則是一部藝術哲學；這是一部年青人所寫的書，是帶着年青人無限勇氣和憂鬱而寫的，甚至當作者對那些被尊重的模範人物付以敬意時，還是有着大膽的獨立精神的。總之，這是一部「原創性的書」(first book)，即使在這個名詞最壞的意義下說也是如此，同時，儘管它所討論的題目是古老的題目，但它却是一部表現青春時期一切可以想像到的缺點的書。這部書很長，也充滿着不愉快的激動。同樣的，如果有人研究它的衝擊力量，我們就可以說，它已經——在少數關係重要的同時代人物的眼裡，尤其是在那偉大藝術家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的眼裡——證明了它自己的價值。這個事實就足以保證它是一部經過我小心謹慎處理的書；不過，在經過十六年之後，當我現在再讀它的時候，我無法完全克服一種嫌惡或陌生感。我已經老多了，的確比從前百倍的苛求了，但是對這

部急就作品中所提出的問題，却一點也沒有比從前冷淡。現在的問題仍然是那個時候的問題，就是如何從藝術家的觀點去看學術而從生命的觀點去看藝術。

三

我再說一次：當我今天看我的文章時，我覺得它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這部書寫得不好，拙劣，令人困惑。其中的比喻是零亂而混雜的。有好些地方，它顯得十分柔和以致達到一種女性氣質的地步；它的進行速度是不規律的；它缺乏邏輯的精確性，並且太確信它所作的預言以致根本不要任何證明。比這更壞的，它根本就懷疑所謂「證明」這一觀念，因為它是一部寫給初學者閱讀的書，它是給受過音樂洗禮者以及因特殊美感經驗而結合為一者的「音樂」也是這種人之間所用的暗語。它是一部自大而放肆的書，從開頭起，它脫離知識大眾的態度甚至就比脫離一般所謂無識者的態度更傲慢；然而，當它的衝擊力量證明它的價值時，就像現在一樣，它知道如何招集那些狂歡者並使其進入秘道，走向神秘的舞場。好奇的人和懷着敵意的人都必須承認，這裡是一種不習見的聲音，是一個未被承認之神的信徒，把他的真實身份（同時）掩藏在學者的甲冑之下，是德國人的笨重而大膽的邏輯，是華格納信徒的不良態度。這裡是一個具有古怪、無名的需求

的人；這裡是一個充滿問題、經驗、奧秘的里程碑，所有這些都被加以「戴奧尼索斯」之名就像加上問號一樣。人們將疑惑地暗示在這部作品中有一種狂女的幽靈，以一種外來的語言吃力地說出一些任意的言辭——似乎這說話的人自己一點也不確定他是否願意說話而不願意沉默。的確，這個「新的幽靈」(new soul) 應該是唱而不是說。多麼可惜我不能像詩人一樣的說出需要說的話！或者說，至少我不能以語言學家的身份說話，因為我們知道，今天，甚至語言學家也有逃避這個領域的傾向，尤其是逃避所謂這領域中含有問題的這個事實的傾向，因為我們知道，直到我們對所謂「什麼是戴奧尼索斯精神？」這個問題發現了答案以後，希臘人仍然是含糊不清，令人不可捉摸的人物。

四

那麼，我們如何替「戴奧尼索斯精神」下一定義呢？在我的書中，我是帶着專家或信徒的權威來回答這個問題的。今天來談這個問題，我會毫無疑問地多用謹慎明辨的態度而少用雄辯的態度；希臘悲劇之起源是一個既很困難又很精微的問題，因此不可能自始至終都是雄辯的。這裡，主要的問題是希臘人對痛苦所取的态度問題。他們具有那種感覺能力呢？那種感覺能力是不變的

，還是一代一代地改換形式呢？我們該不該把希臘人在宴會方式、祭典儀式、新的禮拜儀式等方面不斷增加的對於美的期求歸因于某種基本的缺乏——也許是憂鬱的傾向或痛苦困擾呢？如果這個解釋正確的話——在柏里克里斯（Pericles）（或修西的底斯 Thucydides）的偉大葬禮演說辭中，好像有許多證實這一點的暗示——那麼我們怎樣解釋希臘人對一種與前者相反也先于前者的醜惡產生期求呢？或者說，我們如何解釋較早的希臘人何以嚴格地受悲觀主義理論的束縛呢？或者說，我們如何解釋他們何以受悲劇神話的束縛呢？何以受人生中一切可怕的、邪惡的、令人困擾的、破壞性的和不利的東西所束縛呢？總之，什麼東西使希臘人轉向悲劇呢？也許是一種幸福感——絕對豐富的生命力，不顧一切的健康和力量？但是在那個情況下，從生理上來說，那同時產生悲劇和喜劇的戴奧尼索斯狂亂的意義是什麼呢？能不能不把狂亂看作衰敗、雜亂、過份成熟之徵兆的東西呢？是否有一種——讓精神病醫師去解答這個問題——像產生于健康、產生于種族青春活躍情形中的精神病呢？在人羊神身上表現的神與羊的結合，真正的意義是什麼呢？什麼東西使希臘人將戴奧尼索斯狂歡者——原始人——具體的表現于人羊神那種形體上呢？現在我們來看看悲劇合唱隊的起源：也許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非常健全的那些日子帶來了希臘人特有的失神狀態、集體的幻像和幻覺？不就是這些希臘人，早期很明顯地表示他們具有悲劇的幻像即